

<<西夏咒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西夏咒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353373

10位ISBN编号：7506353377

出版时间：2010-5

出版时间：作家

作者：雪漠

页数：446

字数：40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西夏咒>>

前言

后记 打碎自己（代后记） 雪漠 我一直想写生活在另一个“时空”中的人们。他们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，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模式。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，而忽视红尘的喧嚣。他们有自己的梦想，有自己活的理由，有自己的价值判断，有自己的灵魂求索。不进入他们的世界，是不可能了解他们的。

虽然《西夏咒》中的每一个人物在生活中都有原型，但正如曹雪芹所说：“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”要知道，这些看似是呓语疯言的东西，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，你不妨将他们称之为“形而上的人”。

不过，他们的存在并不是无意义的。他们代表了某一个人类群体的灵魂求索。写他们时，我焚香沐浴，澄心洁虑，一片虔诚，但完稿后我才发现，那文本，竟然变成了我想都不曾想到的模样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写成现在的这个样子？

我由不了自己。

我的每本书，都有着各自的宿命或命运轨迹。

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个母亲。

他只能为腹内的孩子提供养分，却无法按自己的习好设计孩子的长相和性格。

不过，他至少要做到一点：尊重对方的人权。

他和自己的孩子应该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度，可以对话，可以交流，可以援助，但不可以侵略。

同样，我也不想侵略我的孩子。

我只想说明一点，这本书，跟我别的作品一样，是用我的生命孕育的。

我没有任何游戏的成分。

它代表了我对那个独特世界的独特体悟。

需要强调的是，《西夏咒》中的那个看似荒诞的世界，其实也活在每个人的心里。

人生是个巨大的梦幻，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。

在那存在和梦幻之间，定然会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

一个作家想说清它，也许是吃力不讨好的，但我终于还是将它渗透在书中的那些胡言乱语中了。

你自可不焚香，不澄心，但要相信，我是在一种极度的虔诚中写作此书的。

《中国作家》原副主编杨志广先生在临终前给作家出版集团何建明先生的信中称：“《西夏咒》的确是雪漠很重要的一部作品。

”“这是一部从文学角度看非常有特色、非常有价值的作品……作者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倾注了真诚、灵魂与心血。

”如果说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和《白虎关》的写作是投入了我的生命的话，那么《西夏咒》的写作便是融入了我的灵魂。

写它时，我一直处于一种激情喷涌的状态。

它源于心灵的真诚，从不曾有故弄玄虚的机心。

仿佛，它本来如此，非关人力。

我的所有创作，只是在坐上禅修的间隙所为，更是我禅修的另一种方式。

在写作和人格修炼之间，我更看重后者。

所以，表面看来，它虽有数稿，但那所谓的修改，仅仅是冷静后的艺术打磨，更是一种机缘上的等待。

我一直不敢轻易外寄，总怕不理解的编辑会亏待了它，坏了缘起。

明眼的朋友可以看出来，它似乎跟时下的那种小说不太一样。

至少，它宣告着雪漠已经走出了过去。

<<西夏咒>>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我再一次“打碎”了自己。

<<西夏咒>>

内容概要

《西夏咒》是一个巨大的混沌和寓言，石破天惊，却一言难尽。它有大悲悯而无热恼，有大狂欢而无贪欲，博大包容，神秘超然。

作品通过对西夏岩窟里发掘的历史秘籍的解读和演绎，为我们展示了鲜为人知的西部人文景观，如诛咒术、打冤家、人骨法器、骑木驴、男女双修……历史的梦魇、现实的挤压、灵魂的求索、终极的追问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奇妙无比的魔幻世界。

在文学形式和叙述方式的探索上，更是出神入化，极具特色。

<<西夏咒>>

作者简介

雪漠，原名陈开红，甘肃凉州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专业作家，一级作家，深造于鲁迅文学院和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，西部文化学者，大手印研究专家，被甘肃省委省政府等部门授予“甘肃省优秀专家”、“甘肃省德艺双馨艺术家”、“甘肃省领军人才”、“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”等称号。

“雪漠小说研究”被列入复旦大学、兰州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专题。

雪漠的文学代表作为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(上海文艺出版社)等，其学术代表作为《我的灵魂依怙》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(甘肃民族出版社)等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。其作品入选《中国文学年鉴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荣获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、“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”、“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”、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等诸多重要奖项，入围“第六届茅盾文学奖”和“第五届全国图书奖”，登上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。

《人民日报》新华社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中央电视台等数百家媒体进行了评价，被誉为“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”，已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在《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》有重点论述，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。

<<西夏咒>>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本书缘起第二章 西夏的铁鹞子第三章 阿番婆第四章 偷青第五章 《梦魇》之“诛法”
第六章 飞贼的来历第七章 天外的老山第八章 愤怒的乌鸦第九章 朝圣的僧品第十章 青龙煞
第十一章 夜里的蚕豆声第十二章 罪恶第十三章 《梦魇》之“剃度”第十四章 吴和尚的羊心第
十五章 落网的飞贼第十六章 护法神牛第十七章 《梦魇》之“怙主”第十八章 老山第十九章
《梦魇》之“涅槃”第二十章 朝圣之旅第二十一章 鸡毛传帖第二十二章 西夏的走水第二十三
章 寺门上的破鞋第二十四章 金刚家的木驴第二十五章 屠汉的心灵第二十六章 《梦魇》之五
：阿甲的诅咒第二十七章 雪羽儿或是她妈的另一种死法第二十八章 做法器的皮子第二十九章
破戒的僧侣第三十章 红蝙蝠栖息的洞窟第三十一章 瘸拐大遛皮子第三十二章 初冬的阳光第三十
三章 菩萨第三十四章 施咒者第三十五章 寻根或是预言第三十六章 命运的空乐第三十七章
灵魂的历程第三十八章 来自亘古的礼仪第三十九章 尾声谈“打碎”和“超越”（代后记）

<<西夏咒>>

章节摘录

琼是本书的主人公之一，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被认为是破戒的僧侣。

他跟雪羽儿的荒唐恋情，使蛤蟆洞名扬天下了。

本书记录的，便是关于他们的故事。

蛤蟆洞是个岩窟。

历史上的某一天，岩窟里会来一位瑜伽行者。

他发如白雪，脸呈桃容，人称久爷爷。

关于他的故事，我已写入一本叫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的书。

在我们会供时，正当我们诵着供养咒物我两忘时，一块石头堕了下来，砸塌了一个土塔。

洞中有好多这样的土塔。

这土塔，本是装高僧舍利的。

不料，这个土塔中却没有舍利，只有一堆书稿，它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，一般内容用汉文写；在某些特殊年代里很容易被误解者，就用西夏文来写。

为了破解它，我闭门不出达三个多月。

孔夫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，我则连自己身在何处也忘了。

借助一本叫《蕃汉要时掌中珠》的书，我终于弄通了书稿的内容。

书稿有八本，总称《西夏咒》。

其书写的年代不一，编撰者不一，纸色不一，笔体不一，语气不一。

也许是为了防止遗失，书稿用凉州女人纳鞋底的麻绳订在一起，最前面的一本称为《梦魇》，那点滴的文字透出的，真像梦魇。

后面的几本，分别是《阿甲呖语》、《空行母应化因缘》、《金刚家训诂》、《诅咒实录》、《遗事历鉴》等。

它们记载了一个叫“金刚家”的村落的诸多方面。

占最多篇幅的，却是一个叫“琼”的僧侣或疯子跟一个叫雪羽儿的女子的灵魂历程。

后面几本，多是对《梦魇》的考证性文字，却为我提供了更详尽的资料。

我花费了几年时间，对那些略显杂乱古奥的文字进行了翻译、疏通、考据、注释、演绎等，并用一种类似白话小说的形式献给读者。

因为书稿中的某些内容不乏现代意识，我怀疑其最后的整理和编撰者，是现代人。

对此，我进行了严格的考证。

根据精通西夏文和汉文、有条件在金刚亥母洞建塔等诸多条件，我将目光锁定在一个曾在金刚亥母洞闭关二十年的人称“穷和尚”的身上。

在凉州，在好长一段时间，无人不知“穷和尚”。

因为书中的主人公叫“琼”，我怀疑凉州人将“琼”错听为“穷”了。

二十年间，穷和尚只穿扫粪衣，就是在垃圾中拣一块破布，胡乱一洗，披在身上。

据说，穷和尚爱捣弄纸字，除了念经打坐外，他总是胡写乱画。

又据说，穷和尚精通西夏文。

在他不知所终后的第七年，金刚亥母洞来过几个北京的大教授，他们看了穷和尚在崖壁上乱画的东西，竟大吃一惊，因为那全是用西夏文写的诗歌，据说其造诣，不在寒山和拾得之下。

在穷和尚不知所终的前十年，凉州人对他的称谓由“穷和尚”变成了“疯和尚”。

有十年时间，他是以疯子相到处流浪的。

关于他的疯，说法颇多，一说是真疯了，从外显上看，确实如此。

他多年不剪头发，发长如马鬃，脸黑如钢铁，扫粪衣上的垢甲黑油发亮，风中乱卷的长发覆盖了他的本来面目。

老见他躺在凉州街头望天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眼见是疯了；也有人说他的疯是修行成就极高所致。

<<西夏咒>>

据说，达到八地菩萨以上的境界，就会进入一昧瑜伽和无修瑜伽。

那时，二元对立消除了，没了分别心，外相上便垢净一如，在世人眼中，遂成疯子了。

历史上有好多这类人物，如藏地的疯行者，如济公，都是外示疯相，而内证极高。

对二者，我都将信将疑，但我更愿意相信后者。

在十多年间，我老是见他露宿街头。

某个冬天，我见他躺在雪中，身上竟笼着一层蒸气，便有些相信后一种说法了。

于是，我买了好多点心去供养他。

他冷冷地望我一眼，说：“滚！”

许多人于是大笑。

我很不好意思，就把那吃的放在他的身侧。

他叱道：“拿开，那是我睡觉的地方。”

我讷讷地说：“那我放到这一边。”

深夜，我从朋友家路过那儿，见点心仍放在墙角，他正睡得呼声连天。

那点心在原地放了近一个星期，他一直没碰。

后来，叫几个乞丐捡去吃了。

我曾叹道：这是凉州最高贵的人。

后来，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里，他传了我诸多心要。

我的最终证悟，就得益于他的画龙点睛。

只是对其身世，我没敢探问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他跟久爷爷一样，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

我想，“穷和尚”也许是书稿的编撰者之一。

当然，我仅仅是猜测。

因为金刚亥母洞曾常住上百个僧人，其中定然藏龙卧虎呢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些书稿历史悠久，内容丰富博大，如同秘藏宝库。

笔者选取的，只是我需要的一滴水而已。

它绝非一人所能完成。

比如《遗事历鉴》中，最早是从李元昊当西夏皇帝那年开始记事的。

此后代代相袭，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中间记事，不曾中断。

而《阿甲呷语》则是一个修本尊法成就的僧人所记。

据说，他证得了能和佛菩萨面对面交流的能力。

据说，藏地的宗喀巴大师也有这种能力，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亲聆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后所写，不信你可以去翻阅他的传记。

据说，那位僧人能跟凉州守护神阿甲交流，他亲闻其语而如实记录。

后来，我证得光明大手印后，阿甲慕名来找我，成为我最好的朋友。

飞贼雪羽儿 雪羽儿是那本《空行母应化因缘》的主人公。

她是凉州有名的飞贼，也是一个被人称为空行母的传奇人物。

按《空行母应化因缘》的说法，雪羽儿是智慧空行母奶格玛的化身。

奶格玛是古代印度的一位瑜伽大师，是金刚亥母的真实化现。

她证得了光明大手印，成就了无死虹身。

她的佛国，史称“娑萨朗净土”。

书中说，奶格玛有无量无数的化身，但简而言之，分为五类：身化身、语化身、意化身、功德化身和事业化身。

阿甲说，雪羽儿属于奶格玛的身化身。

关于空行母，说法颇多，我曾在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中有过介绍：根据其证悟空性与否，可简单分为出世间空行母和世间空行母。

佛国与行者之间的联系，就是由出世间空行母完成的。

除出世间空行母外，皈依佛教为佛门护法的夜叉、非人等，以及世间修行有成就的女子，也可以称为

<<西夏咒>>

空行母。

阿甲说，雪羽儿未证空性之前，是世间空行母；证得空性之后，她便升华为出世间空行母。

关于雪羽儿的故事，曾是凉州老人们借以排遣寂寞的一个话题。

那个亭亭玉立的身影一直鲜活在我的生命里。

许多年前，我还穿着开裆裤时，我就希望自己练成雪羽儿似的轻功。

那时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，腿上绑个沙袋，伸长了脖子，像调皮骡子那样在大路上撒欢。

我最喜欢下雨，每到地面上流溢着雨水，充满着泥泞时，我就赤了足——小时候我从来不穿鞋，没有鞋子——在大路上风一样跑。

而行走的大人们是多么笨拙啊，他们提着裤脚，小心地挪动，但时不时就会滑倒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变成泥母猪。

而我，则能飞一样奔跑，风一样飘向东，再飘向西。

在我的感觉中，我就是雪羽儿。

那功夫，当然是我经过长期的嘴啃泥训练后的结果。

在实践中，我摸索出了一个如何在泥中飞蹿而不被滑倒的秘诀，那就是用十个脚趾抓住地面。

那时，我是多么喜欢自己的脚趾呀。

我老怕长期地使用会磨去我的脚趾。

我甚至能在新割的麦茬地里飞蹿自如。

开始，脚掌上也被戳出小小的血口。

后来，脚掌便牛蹄般坚硬了。

对雪羽儿的崇拜使我的童年多了传奇色彩。

我一直希望自己能练就一身绝世的轻功。

从十岁起，我开始练武，并拜了凉州城一个叫贺万义的著名武师习武。

此人是苏效武的传承弟子。

苏效武曾是马步青十大武术教官之一，功夫跟石和尚相若。

石和尚就是本书中松涛寺的那个住持。

对石和尚，我很是敬仰，但在我出生那年他就圆寂了。

他预言了几年后的“文革”，并向弟子吴乃旦安顿了注意事项后，然后双腿一盘，潇洒归西。

十六岁那年，我去松涛寺，希望向吴乃旦学到他师父传下的绝学，哪知吴乃旦说他只继承了师父的佛学，对武学，他一向不感兴趣。

那夜，我就住在松涛寺，夜里梦到一个矮和尚加持我，一股巨大的内力灌入了我的顶门。

次日晨，我醒了此梦，我以为吴乃旦定然会夸我好因缘。

哪知，他只是冷冷地说：“我们佛家，是不信鬼神的。”

对雪羽儿的崇拜一直延续到二十多岁，我一直很刻苦地练轻功，但终于没有飞起来。

唯一的收获是我真的能蹿房越脊了。

那时，矮小的房屋和庄墙们都挡不住我，上面只要有坑洼容下我的手指，我就能嗖地上去；要是再助跑几步，我也能在墙侧横行几步，再寻机而上。

我花费了多年时间的轻功修炼并不曾叫我成为雪羽儿，它仅仅在我恋爱时帮了我的忙，因为岳父家的房屋根本挡不住我。

每到相思之火烧烤我时，我就像传说中的雪羽儿那样穿上夜行衣，飞蹿到数十里外，稍使小技，就进了岳父家紧闭的院落，将榔头把探入洞开的窗内，捣醒正熟睡的她。

妻便偷偷起床，跟我溜到野外，谈上一夜。

好在那时的我们很纯洁，恋爱仅限在“谈”上，也倒没闹出啥丑闻。

但后来，那经历却成为妻子训我时的最大理由。

我每次训斥早恋的儿子时，她总是偷偷拧我一下，嗔道：“人家再坏，也没拿榔头把捣人。”

于是，我便释然了。

到了啥年龄，就有啥年龄的故事。

<<西夏咒>>

对雪羽儿的淡忘大约是在我25岁以后，那时我开始了文学创作，赢得了一些喝彩。

我的理想便变了，由飞人转向了大作家。

如是十余年，渐渐身胖似猪，别说蹿房越脊，连上楼都牛喘了。

某年，在南方某地，遇到了一个女子，她给我讲了她母亲的命运故事。

记得那一瞬，我有种被电击的感觉。

凉州的雪羽儿一下在我脑中鲜活了。

她不想做贼，但命运却裹挟了她。

她的生命里有许多神奇。

每个神奇里，都有叫人拍案叫绝的东西。

我想把她写下来。

虽然这个作品跟我以前的有太大的差异，但我还是想完成它。

了解我的创作的朋友都知道，我的所有小说都是它自个儿往外喷的，我没有办法阻止它。

就像一个母亲不能阻挡出生的婴儿一样，哪怕那婴儿是个怪胎，母亲也只能生下他。

但聊以自慰的是，它跟我以前的创作一样，是从灵魂里流出的真诚。

守护神阿甲 在凉州的民间信仰中，阿甲是一个古老的神灵，是凉州的守护神，他来自遥远的西夏，据说就出生在那个西夏的岩窟里。

据说，阿甲原是西夏的僧人，后来跟当地的一位女子相爱，被视为破戒的僧侣，遭到驱逐，历经磨难，终于证得了世间法八种成就，后被瑜伽大师奶格玛收摄，而位列凉州守护神之列。

凉州历史上，跟周边地区有过诸多纠纷，相传阿甲出力不少，其香火千年不衰。

阿甲的传说由来已久，早渗入百姓心灵了。

关于他的故事和灵魂历程，我们将在后文详述。

但在那堆书稿中，阿甲的身份却很是混乱，他在那几本书中常常出现，他时而是叙述者，时而是主人公，时而是见证者，时而在西夏，时而在现代……总之是混乱到了极致。

我不知道这诸多的“阿甲”是不是指同一个人？

后来，我契入光明大手印后，一个自称是阿甲者慕名来找我，他便成了本书的主要叙述者。

他最先讲给我的，是他自己的故事…… 人类永恒的咒子 灾难像黑夜一样降临了
你能明白那降临的夜吗？

那是张大网，世界是网中翻飞的鱼儿；那是张血口，红尘是流入口中的液体。

它死亡般猛不可挡，虚空般坚不可摧。

那灾难，就是这感觉。

党项人的乌鸦飞了来，我后来才知道，那就是“铁鹞子”。

我说，那马，就是你们凉州马。

凉州大马，横行天下哩。

他说：“你别‘你们你们’，成不？”

你不也是凉州人吗？

“我笑道，这可不一定，生在凉州的，不一定是凉州人，他首先属于整个人类。

下面接着讲“铁鹞子”：那大马，驮了大人；那大人，披了大甲；那大甲，天下有名呢！

史书上说，还有那西夏刀，神臂弓，千万个同时涌了来，六谷部的天就黑了。

我问：“杀了多少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反正血涨了护城河水。”

阿甲说，他就是那时逃出的，还有妈，还有许多不想被杀的人。

咦呀！

那时的天空挂满血污， 那时的大地腥气四溢， 那时的飞鸟背满了箭矢， 那时的人头多如滚沙， 逃吧，妈妈， 这脑袋，一掉下， 就再也无法焊接啦。

咦呀，我们摆脱了风，摆脱了雨，最终摆脱不了的，是追杀。

那元昊，忽而姓赵，忽而姓李，可复仇的心却像莲龙山下的兽纹石。

<<西夏咒>>

妈妈说，党项人，就那样，复仇是他们的天性。

不复仇的人，是无脸见祖宗的。

你不是党项人？

我问。

阿甲说：我咋知道？

千年了，我不敢保证祖宗们没被外族人操过。

我啥人也不是，啥人也是。

我是个杂种。

我嗔说：“还有你这种人？

”阿甲笑道：“其实，你也是杂种。

你写的那些书，也是杂种。

”“铁鹞子”旋风般涌了来。

啊，千百人叫。

阿甲在凉州城头上哆嗦。

弯弯月儿照城头，城头月出照凉州，凉州七里十万家，胡人半解弹琵琶。

琵琶是挡不住“铁鹞子”的，他们扯圆神臂弓，箭麻雀般飞来。

它们欢呼，它们歌唱，它们是一群狂欢的乌鸦。

它们都带着死神的狞笑。

这狞笑，一直定格在史书里。

瞧呀，妈妈。

死神的黑乌鸦夜一样飞来，血雨搅天啦！

别怕，千年了，都这样，人生来，虽不是给人杀的，可人家要杀呀。

你的乳房虽大，却咋也挡不住箭雨呀。

城上的人栽了下去，像一个个被挑下麦垛的麦捆子，沉闷的响声惊天动地，血水纷飞，宛如后来凉州广场的喷泉。

女人们美丽的脸憔悴成一张黄纸，身子树叶般哆嗦。

那飞溅的泪，化作倾盆大雨，冲刷着城头的血污。

冲呀，杀呀，男人们都这样叫。

从有人类的时候起，这叫声就没息过。

这是人类永恒的咒子。

不是吗？

少玩儿深沉，后来呢？

后来，城破了。

李家军搜寻杀祖父的仇人家族。

“铁鹞子”鼻子很尖，总能嗅出阿甲的足迹。

<<西夏咒>>

编辑推荐

正史中很少有关于西夏的记载，这使西夏成为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王朝，朦胧而神秘。伴随西夏政权消失的还有西夏的文字、文化和历史。

蒙古大军甚至消灭了西夏的名字，将西夏改称“宁夏”，这种相对含蓄的消灭方式，使很多国人今天对宁夏的熟知远胜于西夏。

此外，蒙古军队还将讲党项语、穿党项族服装、行其风俗者一律杀灭，西夏文明因此戛然而止。

西夏后人雪漠将深邃的目光投注在这片被人遗忘的土地。

用看似荒诞的手法，穿越时空、生死、灵魂、肉身和物种种群，展示了鲜为人知的西部人文景观。

这些生活在世俗世界之外的人，有着自己独有的生存模式。

他们追求灵魂的安宁，忽视红尘的喧嚣；他们有自己的梦想，有自己活着的理由，有自己的价值判断，有自己的终极追求。

善与恶、人与兽、生与死、情与爱，诸多悖论般的命题一次次出现，交织融合奇妙万千。

看似呓语疯言，其实是另一个群体最真实的生命体验，不妨将他们称之为“形而上的人”。

在人性探讨的深度上，《西夏咒》达到了罕见的高度。

雪漠首先是一个历练心灵的人，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惊人的叙事笔力中弥漫，超强的想象力使得阅读绚烂多彩。

充满生命气息的文字和着西北风短促有力，似有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撞击心灵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